

東坡樂天最感人 鬢髮雖白志未老



蘇軾，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，後世又稱他蘇東坡。他是一位大文豪，作品受世人景仰。有一位大師級的學者非常欣賞和崇拜他，甚至替他作傳，這位就是有「幽默

大師」之稱的林語堂先生。

林語堂在以英語寫成的《蘇東坡傳》序文中說，蘇東坡是個「不可救藥」的樂天派，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。他是散文作家、大詞人，又是新派畫家、偉大書法家；他更是假道學的反對者、是佛教徒、士大夫；同時他也是一個「小丑」。

為什麼會說他是個「小丑」？因為林語堂覺得「一提到蘇東坡，中國人總是親切而溫暖地會心一笑，這個結論也許最能表現他的特質。蘇東坡比中國其他的詩人更具有多方面才的豐富感、變化感和幽默感，智慧優異，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。」

蘇東坡雖曾遭受那麼大的挫折，下獄受審，還差點被處死，但是他仍是那麼樂觀。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盡顯其自得從容的情懷，像一劑良藥，總能給人療傷和洗滌心靈。林語堂也說，自己的幽默感很大程度上是受蘇東坡這位大文豪所影響。

世稱蘇軾為豪放派詞人的代表，這正表現出他那豁達的、無拘無束的性格。就算同一個格律、同一個詞牌，他也可以寫出不同的風格與神韻的詞章。他有兩篇《江城子》，同是曠世名篇，風格卻迥然不同。

狂放與哀傷同樣真摯

第一首《江城子》，寫於密州出獵時：

老夫聊發少年狂，左牽黃，右擎蒼，錦帽貂裘，千騎捲平岡。為報傾城隨太守，親射虎，看孫郎。

酒酣胸膽尚開張，鬢微霜，又何妨？持節雲中，何日遣馮唐？會挽雕弓如滿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

蘇軾每次遭受貶謫外放，都喜歡以「疏狂」自況，以「老夫」自居。寫此詞時年僅四十，正值盛年，雖鬢髮微有斑白，也不算老啊！這樣自況僅表狂放，也為下片中所提的「馮唐」作鋪墊。

他左手牽着黃驃馬（有學者指可能是黃犬），右手擎着獵鷹，一身獵裝，帶領千騎如疾風般捲掃上山崗，是何等的威風！為報答大家，挽弓射虎，有如當年孫權之勇姿。自貶謫以來，這樣熱鬧、威壯的場面，屬實不多。

痛飲數杯，興致勃勃，膽氣更壯。兩鬢微白，仍不失雄心壯志。希望朝廷不嫌我老，派人來宣召我回京效命。到時我會一顯身手，拉開雕弓，把天狼星也射下來，何況西夏呢？

蘇軾對這首作品頗為自得，在他予友人的信中曾寫道：「近卻頗作小詞，雖無柳七郎風味，亦自成一派。數日前，獵於郊外，所獲頗多，作得一闕，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，吹笛擊鼓以為節，頗壯觀也。」

此闕詞的確把他的傲氣表現得淋漓盡致，而「黃」與「蒼」就是修辭學上的「借代」手法。詞句中亦有表達自己懷才不遇、壯志難酬的境況，藉着出獵釋放豪情，把鬱悶情緒傾瀉出來。

不過，他另一闕《江城子》卻令人肝腸寸斷：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。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。

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。



◆四川眉山市的三蘇祠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是北宋著名文學家蘇洵、蘇軾、蘇轍的故居。

資料圖片

夜來幽夢忽還鄉，小軒窗，正梳妝。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。

料得年年腸斷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岡。

這闕詞是蘇軾悼念亡妻王氏而作。王氏賢慧聰穎，雅擅詞章。她十六歲出閣，嫁予年僅十九的蘇軾。少年夫妻，鑼鏡情懷，感情深厚。王氏經常在蘇軾身邊伴讀，或替夫在結交識人方面把關，留為佳話。可惜天妒紅顏，王氏在婚後十一年去世，只留下蘇軾和兒子蘇邁。

起首的幾句：「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

難忘。」已令不少有情人落淚。生死相隔十年了，想把思憶放下，又很難忘記。「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。」更令人傷心悲痛。人鬼殊途，只能夢中相見。這一晚，他夢中回到從前，回到千里之外的故居，見到正在梳妝的妻子。最慘的是「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」，兩人並無千言萬語去慰藉對方，無奈地只留下令人腸斷之松岡孤墳。

◆兩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與人共事有技巧 保持理性最關鍵

文自由戲

在學校或職場經常有需要與人合作的時候，找到能共事的人原本就比找到能交朋友的人重要。個性不合不見得是對方人品差，也可能是做事方法和思維邏輯不同。所以我們應該盡量就事論事，不要過早對人下論斷，以免在相處中心理矛盾，形成心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愈不喜歡的人，愈該避免讓自己有更討厭他的機會。像是到處蒐集旁人對他的評價，去探聽他的八卦，都容易讓主觀情緒膨脹，更無法理性思考，反而會影響專業判斷。

不知道大家身邊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人：

一、常邀人參加聚餐

面對這種邀請，你會怎樣應對？可以不理嗎？聚餐可增進感情，即使不想每次參加，還是建議偶爾參與。很多時候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深化不在上班時，而是在下班後。多參與聚餐，私下交流，才能快速拉近彼此距離。如果真的對此感到困擾，不妨訂出個人原則，坦誠以告。反倒是默不吭聲、沒有理由的不配合態度，會令同事或同學覺得掃興又莫名其妙。

二、愛爭功誇過的人，好頭痛！

這種人在合作初期就要清清楚楚地劃分負責範圍，過程紀錄要留底。想對付這類缺乏貢獻、接受表揚卻跑第一的小人，可以依照他爭功的強度來回應。

對付見縫插針，遇苦差事就落跑的人，如果他並非完全不參與，而是避開麻煩作業、只做簡單的話，不妨主動讓路給他，反守為攻，明確、公開地劃出每人該負責的範疇，並說明原則，運用群體壓力讓他無法拒絕，萬一出錯或沒做好，他也無法規避責任。

對付不只一次爭功的人，既然知道對方習慣，最好凡事想得比他更周到。在合作初期就要列出團隊成員的具體角色、細部分工，事關重要進度的電郵或會議紀錄也要留存，以便在日後產生爭議時作為證據。另外，若身在職場，你提出的任何新點子，最好都直接和主管溝通，一來可讓主管清楚想法從何而來，二來可避免想法事先被剽竊。

對付惡行惡狀有目共睹的人，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他習慣爭功，你更該反其道而行，把光環和大家分享。碰到自己接受表揚時，務必一點名相關成員，歸功給大家，建立盟友關係。久而久之，獨善其身的人，必然敵不過團隊口徑一致的力量。

同學們離開「象牙塔」後，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，對於不同的人，便要用不同的方法應對，唯一不變的是我們都必須保持理性，這樣才能保護自己，也不冤枉別人。

◆龔澄（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）

元雜劇為何離不開「神仙道化」？

文苑英華

上一期我們談到元雜劇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。這類劇目在元雜劇的系統中，都會歸類在「神仙道化劇」類目中。

所謂「神仙道化劇」，就是指一些敷演道教神仙點化、度脫凡人，以及道祖、名士悟道飛升內容的元雜劇。這些雜劇固然盛於元代，但其實在宋代已見其雛型。

宋代著名筆記體志怪小說集，由洪邁撰寫的《夷堅志·支乙志（卷四）》便有一篇名為《優伶戲戲》的章節，裏面寫了宋代儒、釋、道三教人士借助戲劇手段宣講教義；而稍後的陶宗儀《南村輟耕錄（卷二十五）》「院本名目」亦記載了相關內容；金代有《莊周夢》、《瑤池會》、《蟠桃會》等道教神仙題材劇目流行，而南戲的傳統劇目也有道教故事《老萊子斑衣》。由此推論，「神仙道化劇」早在宋代已是民間重要劇目，到了元代更是大放異彩。

鍾嗣成所著《錄鬼簿》中記錄了金末至元中期雜劇、散曲藝人的著作約四百種，據其題目、正名推論，「神仙道化劇」劇目約有四十餘本，即佔所載十分之一左右。這些劇目流傳至今已散佚了不少；明人臧懋循曾編《元曲選》；後來今人隋樹森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根據「脈望館鈔校本」《古今雜劇》輯成《元曲選外編》，收錄元雜劇共62種（皆為明人臧懋循《元曲選》未收錄者）。

《元曲選》與《元曲選外編》合計收錄「神仙道化劇」18種，包括了元代作品13部，分別是馬致遠的《岳陽樓》（即上文提及的《呂洞賓三醉岳陽樓》）、

《任風子》、《黃梁夢》；岳伯川的《鐵拐李》；范子安的《竹葉舟》；賈仲明的《金安壽》、《升仙夢》；谷子敬的《城南柳》；楊景賢的《劉行首》；王子一的《誤入桃源》；史樟的《莊周夢》；無名氏的《玩江亭》、《藍采和》。

這些劇目的主題內容都是道教度脫升仙故事。而不得不注意的是，元代道教新興教派全真道有關。

反映全真道在元代盛行

戲曲內容往往反映現實，「神仙道化劇」中有大量全真道元素，正反映了全真道在元代盛行的情況。為什麼全真道會在元代盛行？其實，今人陳垣先生在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便有論述此現象：「況其創教在靖康之後，河北之十正欲避金，不數十年又遭貞祐之變，燕都覆亡，河北之十又欲避元，全真遂為遺老之通逃教」。簡單來說，在這個改朝換代頻繁的時代（北宋亡於金，金又復亡於蒙古），全真教成為了一些前朝遺老和讀書人的「精神避難所」，再加上全真道重視修身養性，有別於其他重視符籙、煉丹（外丹）的道教教派，所以較易受傳統儒家文士所接受。

事實上，宋徽宗寵信道士林靈素，也讓當時民眾對道教失去信心，所以當王重陽創立修己度人的全真道後，自然也吸納了不少信眾。

魯迅曾在《致許壽裳》的信中提到：「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……以此讀史，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。」反過來說，看元「神仙道化劇」也可以明白道教與中國文化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◆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主要教授「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」課程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金聖歎「離經叛道」《絕命詞》不言生死



金聖歎(1608—1661年)，江蘇吳縣人，乃明末清初學者，極富才華，但在獨尊儒家理學的時代，他卻偏偏鍾情於稗官野史，終日飲酒批書，為正統文士所不齒。令他受重視的正是批註、改寫《水滸傳》。

所謂「金批《水滸傳》」，是指由清代名人金聖歎所批的《水滸傳》。由於他在書頁版頭上用紅筆所批註的文句精闢獨到，有出書人索性連他的批註文字也一並刊印，更增吸引力。「金批《水滸傳》」之結局也與原版不同，經金聖歎改寫過後，讀者看得更加津津有味。

金聖歎不僅批註和評點，還將《水滸傳》七十一回以後「受招安」、「征方臘」等內容全刪去，並續寫了《梁山泊英雄驚噩夢》一回。將盧俊義夢見梁山頭領全部被殺害的情節作為全書的結局。金聖歎對《水滸傳》的批寫極具特色，不亞於高鶚續寫的《紅樓夢》，不過亦招致無數批評，可謂毀譽參半。

有人批評金聖歎的思想離經叛道，因為他對通俗文學極其推崇，從不認為儒家的「四書」「五經」就是天經地義，他把《莊子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杜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廂記》這基本看似毫無關聯，卻有著叛逆精神的書合稱為「六才子書」。金聖歎還對《西廂記》進行了評點，也頗具特色，讓人耳目一新。在封建時代發表奇談異議，何嘗不是一種叛逆精神？

「抗糧哭廟」被判死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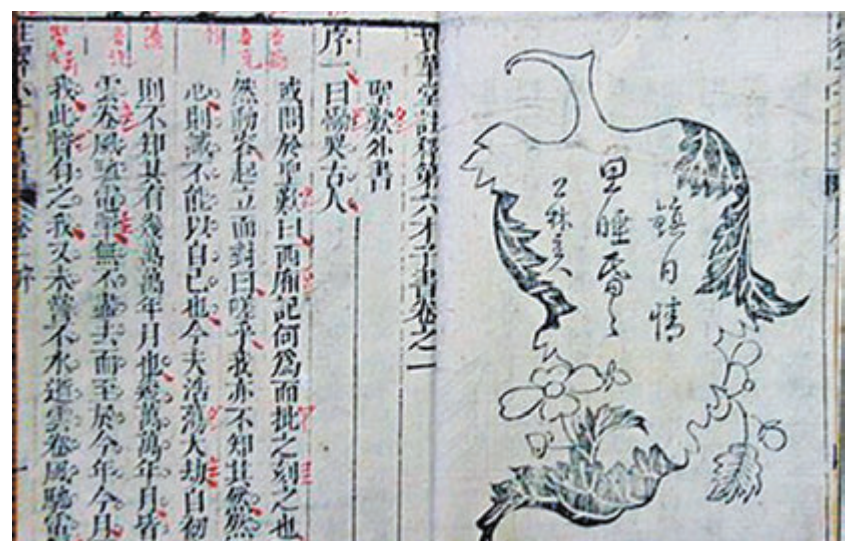
金聖歎是江蘇吳縣人，在清朝初年，吳縣縣令任維初私取公糧三千餘石，不但貪污，而且常以各種名義去強徵暴斂，百姓若不能按時完納，必遭毒打。任維初為了增加威懾作用，就把打人的竹片浸泡在糞水中，打人時又沉又痛，受刑者被打得皮開肉綻時，更受糞水感染，不死也染病一大場。

很多人慘死在縣令手上，百姓都恨他入骨。順治十八年，順治帝病逝，哀詔下達，各地官府設帳祭奠，哭喪三日。吳縣的秀才們藉機打開文廟，寫了「揭帖」到哭靈場所控告縣官。金聖歎等人在《哭廟文》指名道姓地說任維初「鼠竊狗盜，偷賣公糧。罪行髮指，民情沸騰」。這場藉題發揮的舉動，自然激怒了任維初，連帶跟他朋比為好的巡撫朱國治也被牽扯出來，暴露出他貪婪的醜相。

朱國治惱羞成怒之下，將金聖歎作為首犯拘捕，給這群秀才定了好幾條罪狀：吳地兵餉難徵，是因這群秀才從中作梗；他們還在哀詔哭喪之日，聯群結黨，肆行無忌，驚擾先帝之靈；知縣官職雖小，也屬朝廷命官，豈容他們聲言驅打……

於是清廷下旨，將金聖歎等十八名秀才押赴金陵斬首。臨行刑前，金聖歎寫了一首《絕命詞》作為家書，其中竟無一字提及生死：「字付大兒看，鹽菜與黃豆同吃，大有胡桃滋味，此法一傳，吾無憾矣。」

◆任平生 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多年深耕於教育工作



◆金聖歎貫華堂本《西廂記》。

網上圖片